

吾

學

編

皇明名臣記第十三卷

五學編第三十四

海鹽鄭曉

侍郎李忠文公

公名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長益肆力問學冬寒衾裹足納榻中刻苦盡讀諸經史庶吉士時預脩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謫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即位

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搦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惹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脩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貝祭酒罷西楊嘆祭酒難其人

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
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
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
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
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兢別
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
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贖給督諸生
讀書興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
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
石大用生章願以身代斃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

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滂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䟽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警雪耻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爲御史䟽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啖朕不讀書大學且不

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
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
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
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祭酒陳公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
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
書文淵閣 上時臨試勗其支行公預修永樂大
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政永樂十二
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

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殿是京賦平胡頌及爲善
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
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獻
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
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
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人望之起敬父居太學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
學成德是時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
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詞或轉輟公驚曰得無誑

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不果上事亦竟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修行後舉禮部亦第一
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
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醕酤言貌儼
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
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好禮如此公剛正介潔不
見喜愠撓之不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
生多位至卿二公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
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

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澹庵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庵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庶於公作配古庶即時勉

尚書魏文靖公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或夜

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
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
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
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
爲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
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
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
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
賢才不得私一座主意稍不悅循亦愧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

厚祇慎簡約庶勤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
人不悅性好吟詠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有雋味
老年事其兄教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
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
問賜羊酒有司加粢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
鄉里營墳墓已有可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
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
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吳文恪公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

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
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
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
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
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
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
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輒以扶植綱常爲
務爲文根柢經書出入遷固博覽詳玩通達今古
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
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

宣德五年請老手不釋卷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侍郎葉文莊公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虜復讎如此則大綱旣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鐘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虜方張大臣有

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除貪虐賑饑寒民稍解散得安韓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得次第舉行又設養贖

便行嚴烽警備具文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補成
品式戰卷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補成
卒不任戰者屯田繕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
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公至廣請
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
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養老優賢留意風教公在兩
廣時丘文莊公不喜以故李文達公亦惡公遂有
謗公殺降至丘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

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公吳節五人 上用定之
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圻內八
年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
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
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
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
左侍郎公在吏部留意人才務求行實議論恒守
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
善爲言行相厚文或善書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

獲柄用當是時慎選諫官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
張寧輩皆狀貌才識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
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
與中

尚書楊文懿公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
禮益讀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編脩成化三年
累官司經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篇曰論
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
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閹樂之禍高居無

爲惟對嬖艷者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
除凶悼信明義憂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
利災以逸居逸以故危亡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
去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我婺
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恭陵出閣簡公曰
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放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
即刪去公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
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未柄用譽望日
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
用奉度即位進官察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番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
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
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
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
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
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
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
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
謂禮不又有大禘乎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
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

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尊
太 祖祫祭尊 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
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
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
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
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
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
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
午朝政事口奏畧節固領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
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

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 俱實
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
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
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
深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
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
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
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嘆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
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

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
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伏林泉 上不
許公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
莊簡公代公公嘗曰國可減史不可減靖難後不
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
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 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
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
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憲後
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

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
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
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
百卷第守陝南吏部尚書從第守隨掌大理寺事
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
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
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
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

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
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
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恭陵即位諸大臣相率求去
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言
去弘治元年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遵舊
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
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
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
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樞務公疑重簡靜上下安之
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

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公性素清約終始不渝四年六䟽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居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於待賓日費不敢少豐以助薄俗嘗有言樹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

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
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
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尚書謝文肅公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
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
圖治昔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
政治願 陛下求賢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以
立大本大本立則萬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未幾
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園子祭酒

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
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
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庑諸經史剞劂監廟
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
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贈襚皆出
羨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
歛才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
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
書謚文肅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

互回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居
稍有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物鄉人方
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
行於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源淵
續錄元史本末幸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畧尊鄉
錄赤城新志論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
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
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
業臨御最乂也申明 祖訓家法最嚴也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

公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

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脩內庭張燈下

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

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

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

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

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

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內閣大臣

克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使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便商魏福安民採礦絕盜托清軍擒泰寧之寇先服濟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壻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同難顧賢名公卿巖穴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鹿粟餉之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補文獻公爲北監祭酒十四年遷公

祭酒直學士父喪請歸終制赴
官十六年服闋上任謹祭度尚德化厲廉駐諸生
翕然向風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
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
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
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
致仕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
涯涘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
禮士樂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

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違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嘗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

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
此則一奉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
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
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
變而厚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
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
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姜僉事麟贊
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
驕吝不指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
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蒙

適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
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
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
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
度在朱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
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薨
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
尚書有才行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

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晟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遺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及復朗誦冀開悟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

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

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睿廟禮皆

如適至是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

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又不能決賴 上仁聖張

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

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

行從容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

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

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

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

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

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孝

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公忠

信宏厚庶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遇權勢榮

利退避不暇及位尚書掌制誥衆屬望柄用忌公

名高者輒沮公益冲適無少望公兩爲吏部侍郎

皆充實錄會典通鑑纂要副總裁領誥勅內閣

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

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與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論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帥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務應約足以徼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

皇明名臣記第十三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十四卷

吾與子編第三十五

海鹽鄭曉

學士劉忠愍公

公名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

其九息兵威

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勝外患王振怒公言總
乾綱意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譔董璘
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
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
服公為畫此疏者矯旨逮公當朝粹公去公不知
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
磧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
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
孝弟忠潔寬平議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沉思積
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月

續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
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寺丞鍾恭愍公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
冬爲監察御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
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
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
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
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
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徵國土莫敢收殮香

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
官其子啓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
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國
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鬢間洗出倍鮮好成化
二十三年公子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
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輿論嗤禮
官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
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

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
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
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
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
詔書以大兄皇帝鑿輿未復虜讎未報為意 皇
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
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 於萬幾之暇曾時朝冕以敘天倫之樂敦
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
大理寺丞時伏觀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某

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尊

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

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

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

時朝見 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

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

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

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

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

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

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

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

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唱山崩水

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

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

年閏六月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

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

謫定羗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

喪 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蔡除服改南大理言官
劾公公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
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
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無芥蒂人故
益恨公公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
遠嫵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惟狎卒不能喪衆率
錢相哀助人始信公庶靖其闊達天性然也

尚書章恭毅公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
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

條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
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
孤卿四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
在激勸憲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
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
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
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
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
職十四曰作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反復萬餘言瓦
刺也先行成公言宜暫結和好方圖修攘又言災

變非常宜下詔求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
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
舌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
天戒二任熒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
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
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
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
後宮不宜盛聲色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 太上皇
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

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殺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燬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嘆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問公稱公節義天順二

年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公再請得
減十五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
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左忌公共短公上
前改南禮部上言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
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
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
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
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
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
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
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
卒恭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
主簿公錮詔獄二三年間 景帝拒讒言敦孝敬
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有力焉成化初謝
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
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
數白總裁劉定之徐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
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美書去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知府劉公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公意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庶操直節綽有聲稱金華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公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閒輒探闕經史卽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群僚或竊笑公不爲改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公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公爲疏乞免役擢

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
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
聞者驚愕相戒勿以凜示公擢南雄知府南雄當
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饜推其餘餽
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
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
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公郡人擁公
竟出中貴去至詔詔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
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勅使
毀勅大不敬詔逮公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

愿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
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
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躡童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
生平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庶吏范丹李及無異彭
文憲公稱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
不回勢惕不沮

按察使楊公

公名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
御史印馬圻內民群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

公疏劾二人怙寵擅權。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尋字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

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請戊廣西南丹二凶
相繼逆誅釋歸田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
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址捍海塘縣西走馬堤
霏衝所裏外海塘徒趾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有
功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
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
毋蚕桑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隳風俗前半載
病病亟察家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
無片言及私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于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

夫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
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
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
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
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
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干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
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
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
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

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尸塋之

光祿卿陳恭愍公

公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貞籍景泰中爲福建右
布政使活沙盜脇從者萬人公天順三年進士爲
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
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
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嶺南賊流入贛殺掠事聞未報公急調兵食捕賊
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動循禮規
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抑斥纖怪靡弱之詞

在南圻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終折箠之
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
母在河南亦然進按察使出死囚寃濫者桂廷璋
輩百數人貪殘吏結媚權貴人縱不法盡鑄暴逐
去奔內艱開封人遮道泣送者萬計歷廣東兩布
政使減徭役革市舶中貴人戶與民均役凡戶庶
中貴人者大抵皆富有也番人馬力麻往來販
海上犯法詭蘇門答刺貢使公察其僞頒繫懷遠
驛奏遣歸撒馬兒罕使怕陸灣等貢獅得厚賞中
人護行至南海又欲航海市獅蒲刺加國貢徽賞

公疏言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國事
竟止公在廣東節財愛民中貴人積不能堪誣奏
公遣法司即訊公嘗黜屬吏張襲中貴人鈎致襲
使誣公襲對法司顧大哭頭搶地言陳布政寃法
司者皆媚軟竟不能雪公械公上京師嶺南人號
哭挽留者又千萬計徒步日夜從公者數百人見
公鈐情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正
德中贈光祿卿謚恭愍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
廉無私終身靡 耦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
名信於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

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行於世
論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己巳八月之事鍾公廖公
章公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
無辛巳七月之事五公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
且不避彼受顧指爲權貴人鷹犬博一笑語者真
天淵矣劉南雄陳方伯皆以節用愛民故忤中貴
人殞其身悲哉

皇明名臣記第十五卷

吾學編第三十六

海鹽鄭曉

太師李文達公

公名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才藝有名使山西見御史薛文清公益好學沉潛裕陵即位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庶禽獸夷狄理一分殊愛有差等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一石韃官顧得實支十七石五斗韃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京師韃官異帝萬計冗食橫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漸分徙正統

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頽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十年陞考功文選郎中選法公平十四年扈駕土木還景帝初立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公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將士善馭將士存乎賞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遂改戶部上言也先弒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

聽其講和貢馬削沒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
民日困持此悠悠實非長策乞勅邊群臣練兵觀
隙于少保壯公言請下公章勵邊臣五年入吏部
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爲鑑古錄獻上天順元年
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賑金內帑武功伯
持不肯公力請發三萬兩 上特增四萬當時石
曹表裏奸橫 上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會御史
楊瑄劾吉祥亨 上壯瑄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
瑄二凶意出內閣哭頓首訴 上奴輩萬死一生
迎復 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焦類又

伏地哭不休 上不得已諭言官劾武功伯及公
下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調外
亭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此上
不應調公福建叅政瀕辭 上諭王忠肅公曰賢
不當與有貞並責王即頓首請改公南吏部王意
公且宜遠去避禍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
吏部左侍郎學士亭吉祥又大恨顧 上意屬公
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公即不
甚疑公或短毀踰月進尚書天順二年 東宮將
出閣領春坊事吳處士聘至 上問授何官對曰

與弼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 東宮處士辭再三

公請從處士請勵風節三年亨坐誅 上問公迎

後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

覺奈何天下人心歸嚮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

間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為此輩十壞七八 上

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是年賜公第當

是時 上視朝左右顧必呼公與錦衣門達語良

久乃已五年虜孛來入雲中塞至鴈門明年虜又

入河西塞公薦將帥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

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卹之詔詔中采柴一事歲

省銀三十餘萬兩曹賊反擊公傷首又劫公蹶申

救賊敗 上急召見公請下堯卹詔散解逆黨開

言路加太子少保時西師未解京城有變王竑白

圭出禦虜公函請虜退即班師使民得屯種 章

皇后崩值冬享 太廟 上問公請俟釋服七年

上生足疾不視朝 上問公遣官攝 大祀公請

駕出郊壇即不能行禮遣攝 上力疾至齋宮復

召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

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掖何不可二月空中有聲

公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請下寬恤詔靜慈仙師

者景陵廢后也 上念之間公更謚恭讓章皇后

錦衣門達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上陰事訊無左

驗公請戒緝事者達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

者達又并誣疏出公公乞罷不允未幾達坐附中

官請戍嶺表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

官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卧便殿召公諭曰

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公頓首伏地曰此

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

曰 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公扶 太

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上足泣 上亦泣護

竟不得行八年 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

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公請出官人又請簡近

侍左右人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公上疏乞無狎

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公 上遣衛士

宿公家出入呵護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群器訴乞

復官公力爭得允按籍褫官太平侯張瑾興濟伯

楊宗皆奪爵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

促上道公入京疏辭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

嘗起復人無非議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

矜從不允修撰羅倫論公不當起復謫官公上道

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率廷臣上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閉密內帑克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穴 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是年冬卒於賜第贈太師謚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輊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 上諭選庶吉士必北人公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 上前參酌可否爲行止

王馬二公在吏兵部皆上信任公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景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公請存妃以全其母子上又欲赦建庶人出大內問公對曰善左右或危言動上上皆從公遷汪妃於外邸出建庶人吳庶人於中都

太傅商文毅公

公名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九月陞學士景泰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歷

按左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太常少卿賜居第
如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
不已公極言儉言不可聽忠始坐罪衆得釋景
帝不豫大監興安銛廷臣云何公曰今上宣宗
草皇帝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孫宅非所當立
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上皇復位亨素忌
公文致于少保詞中坐死奏上內批除名公去
上每念商學士旁有擠者父之不得召成化二年
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闕首疏八事
勤教納諫歸耕村務邊備革冗員設社倉樂先聖

之類。其聖天開入德之蓋以進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漢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諡。未稱乞如伏願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州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公又力請宥言官。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五年冬。煥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公上拜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

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嘗召見
從容議及 邸王監國時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
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 詔上
尊謚公因對請立 皇子東宮先是 悼恭太子
薨 上憂念已而知 西宮有子六歲矣公上疏
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
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
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

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
上 召公擬皇子名逾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
公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殮歛悉如禮是
年十一月立 皇子爲皇太子十二年加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公疏言 皇
上爲此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 聖心
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
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歛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乞停罷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
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

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從之是歲進謹
身殿大學士會黑青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
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
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錄囚理冤抑曰停不
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關隘曰增置雲
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
公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
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
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
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

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
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
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
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公會
楊燁董璵事誣公不自安同列又輒從旁切擠公
遂請老陞少保致仕公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
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公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

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
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
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
及也子良臣翰林侍講

太傅彭文憲公

公名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與商公同日入內閣景泰
元年春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
閣供職翰林初公入閣與陳循共事稍周旋相可
否天順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請罷上召公見文

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頓首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

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善

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召見後下

命以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尋陞翰林

學士 上嚮用南陽每召獨對或并召吏部兵部

王馬兩尚書相商確南陽退亦諮公公持正論不

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重公雅量

大順末錦衣門達怙寵中傷南陽 上曰去賢行

專用時內臣或語公憂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

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

語頗聞

上南陽事竟雪河南衛官強橫凌人刺

事者誣謀反煅煉成反獄公持不可坐如律活其
家百口茂陵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
部尚書成化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
東地震上疏陳六事 英宗實錄成進太子少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
成陞洗馬父之以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喜二
人疏乞兼舊官且言 祖宗來宮寮未有不兼翰
林者下內閣公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

陞二級足矣顧復有此疏謂余不練朝章乎永樂
中西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
官也竟不許四年疏言臣才識迂陋冒內閣首僚
不副群望辭不允 孝莊太后崩公言漢文帝合
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
典禮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公懇乞
修省疏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
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
退皆宜斷自 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 皇上素
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

朝廷人無希幸五年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
民愁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拙分
掊剋太甚而獻瓊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
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進
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七年冬彗復見疏言德政
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
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
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
百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庄田
嚴有司掊剋之禁太監劉永誠沒家人陳有軍功

乞贈伯爵公力沮得寢八年水旱復䟽時政闕失
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
公資稟既異充養問學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
抒誠終歲未嘗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
天物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太傅徐文靖公

公名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修天
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
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
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奉陵即位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是年十一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戶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書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誥勅委積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誥勅 上從公言用李謝二文正公未幾星頂地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

上有三大帝乃以李壽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 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忽傳旨復職公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巒葬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既行侍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

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

生公及劉李謝三公倉卒問故韋對不知公等至

殿頓首 上曰近前公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

傍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公及劉

公以片紙數幅與李謝二公每一疏 上必曰與

先生輩議公等擬批答上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

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公等懼不能

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

看詳擬上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

亦閉書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裕陵召

見南陽等後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公等得見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願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慙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公目青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靖公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屢見旋復消滅虜寇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公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公而公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公嘗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下戶部着籍

太師劉文靖公

公名德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脩成
化中陞脩撰歷諭德庶子少詹事事恭陵于東宮
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
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
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
人又謂公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
與瓊臺與公在內閣公正色簡言庶靖不肯依違
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謝二
公入內閣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

傳戶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興去召公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虜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灾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公才敏達謝公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吏書蓋華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上顧公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

像懸旛修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者竊聞茲山宮
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
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
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
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
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饑死
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福
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
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靈財惑
衆何關于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謚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
惟異端不可信謚命封號不當與夫謚命朝廷所
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
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
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
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
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
柱國支正一品俸 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
眷念民莫欲盡革諸煩苛弊憲召對輒屏左右左
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

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叅杖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瘦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
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
官中事毅然欲創抑書刷洗近侍權復

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釣陽
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
力天下仰望風采又明年 上遽病外議籍籍謂
禍本有所起也 上大漸召公三人入乾清宮受
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公傳中康陵即位新
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 上遊戲廢政公三人上

疏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斥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切冲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語在洪洞傳中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焦芳遂入內閣自是奸黨益熾群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尚恨公不已矯旨奪公官罰輸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已者矯勅群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公及謝公洪洞浮梁楊公守隨林公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擊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

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
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
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
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鉦楊琯熊倬朱廷聲劉玉
爲奸黨榜朝堂公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
仕比 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
以見 先帝矣嘉靖初公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
遣撫臣即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公及謝
公洪洞子弁爲中書舍人公年九十四卒贈太師
謚文靖公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偉識宏

材早際 聖明晚罹奸佞進不盈移退不窘戚爲
近世賢輔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
寶司丞

前少師大學士楊公

公名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公
成化十四年進士除檢討弘治三年陞脩撰四年
陞侍讀九年改左中允憂去滿復除左中允十六
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十八年陞少詹
事兼學士正德二年陞詹事仍兼學士內閣專管
誥勅陞戶部侍郎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陞南京

戶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修會典成降俸二等俄以修實錄加俸二等五年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十一年憂去服闋梁文康請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康陵崩內外危疑公掄滅凶奸奉敬皇后旨遵祖訓迎今皇帝入繼大統改元一詔湔除弊政朝野肅清上勅封公伯辭不受一品十二載考績進太傅賜褒勅宴禮部公辭太傅力

評大禮去削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
論大禮杖闕下詢戍雲南

論曰文達遇曹石巽以行權文毅處水壽昭德兩
官間順以濟險斯寔難矣文憲乞終喪起不得入
內閣所謂儉德避難者與文靖承萬劉之後有取
新之義焉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
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乎

皇明名臣記第十五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十六卷

吾學編第三十七

海鹽縣人

太保王文端公

公名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脩撰上巡北京留黃文簡楊文貞及公輔導監國再巡扈駕愛闕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立太子陞右庶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事兼職如故裕陵初總裁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忠安公八年爲尚

書吏部代郭璉十四年 上北狩學士周敘自南
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聖少師東里先生
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
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
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
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
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敘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

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寧壞間他富貴皆無
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敘輩亦可偷生畢
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
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
敢瀆告一語矣尋被劾得白初 上欲親征虜公
率廷臣疏止不獲命 畱守加太子太保 景帝
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元年
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官絕
虜公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 上不悅曰朕無意
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曰天位

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急耳 上意始釋曰

從汝從汝羣臣退纔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匍匐而
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公
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 上是使敢弗

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
虜三年立 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
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爲尚書佐公中書舍人何觀
勅公 上不聽未幾文淵去王忠肅公代文淵爲
御史練綱等論勅公累請老不許裕陵復位請老
去公方面修髯鬚宇宏偉性嚴重寡言咲居家儼

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秉銓軸益庶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屈意臨川聶大年嘗誚公公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二王東王謂公西王謂英公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公歸田康樂嘗言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

太保王忠肅公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
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
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
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
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
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
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
不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
公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畱撫遼東十二年
山寨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

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
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
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
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
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
溥未可出臣譙及戶部尚書金濂劾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
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
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
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又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
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
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
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
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
賑糶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
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
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
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
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

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公嘗
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
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
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
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
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行得復畱內
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
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
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
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
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
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
曰然茂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
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
人六武六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
秉祚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
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
以故公推轂八為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
人清譽稱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

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
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
縣西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
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撓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
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嫄而元苞莫我
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于世
官錦衣副千戶

太師王端毅公

公名恕字宗貫二原人正統十二年進士庶吉士

入翰林出爲大理寺副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
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
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歷遷江西河南右
左布政使安輯流冗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
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殲殺人獲渠魁餘悉
解散蝗生乞避位因勸上去奢崇儉俄內艱會
襄陽盜起起復會總兵朱水搗其巢劉千斤石和
尚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公不
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爲建生祠
繪像事公四年轉左巡撫河南閔雨賑災均賦獎

廉抑貧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
總河道濟隄邢溝省河隄吏上疏言災異九年改
南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鎮守
內臣錢能私市外夷誅求無厭公劾能其下懼而
自盡沒其寶石并械數人致京師且勸 上不寶
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又言昔交趾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爨致麓賊叛逆今
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
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理南臺兼叅贊機務條上
江操京操事宜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直隸賑貧理冤全活萬計公以近年貢
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
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
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
天下先石還織造官明勅中外無獻珍
玩奇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
玩所至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
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
令益州織半臂昔子捍撥鏤牙李太亮蘇邈不奉
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

和氣而召災沴。上立詔戒黻乂之敬等俱收捕
下獄斬其黨錦衣千戶王臣所謂王劄子者傳首
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尋
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建寺下
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上言二人志在盡忠
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
肯爲朝廷言者疏入畱中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內
批附公名落太子少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論
公忠亮下純獄謫息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
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

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低頭甘心依附惟公著節不撓二十三年冬泰陵召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又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南科道劾博野薦公入閣博野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公力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棨御史李興以忤吉下

公力解得減死內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
不議公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
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
公議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公執奏下吏
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
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
更末流不可救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遂乞
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公
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公
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徽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

乞爲世子別設典膳公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
勅安遠侯柳景不法紘坐致仕去公極言紘不當
致仕 上畱紘爲南戶部尚書公在吏部時臺諫
勅巡撫及藩郡官內批下罷斥公以爲不得其職
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又薦公入內閣內閣益忌
公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任怨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瓊臺忌公爲御醫劉
文太草疏指斥公公亦疏辯 上畱公公力求去
遂致仕公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削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

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
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
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尚
書謚康僖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
夏蹇經綸惻愍文皇北征全國是厲三楊熙績
臺省坐蓀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
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機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
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君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
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
之者懼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

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仕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黨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

少保倪文毅公

公名岳字舜咨錢塘人國初徙實上元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誣謫戍開平八年赦還

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
生公因以爲名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
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
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
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畱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
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
言一 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定裁公又長於
奏議一寫千言春容聖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

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畧不經意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侍郎疏言 國朝 九廟已備今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祔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 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祔明甚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祔 太祖 文皇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祔當祔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

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應
古禘祭之制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
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
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
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
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削諸冗
費議皆出公手狀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
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
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
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

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
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
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
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
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
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
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
貢物六年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
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

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群聽馬鈞陽言成化同累
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
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
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
耗民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
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
兵部叅贊機務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十
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勤聖學開言路減齋醮
省供應節親藩懲欺蔽卹困窮核名實疏淹滯擇
將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

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公毋別白賢不肯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公曰冢宰職固如是公才學職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獄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獄乃在京南乞改北獄下禮官議公言北獄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獄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

化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
以獄公議良是鈞陽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
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今宜稍增以足國用下
此議公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誰任
其咎事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
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土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鋒鏦其論西北備
邊事狀畧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夸大
耻雷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里孩阿
羅出孛羅忽儿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

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眾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

邊患不寧上廡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
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鬻爵優
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
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
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
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
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
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
膏野草者非什五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
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

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擧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
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喪天威
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
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
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
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遑人心厭於轉
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
吭兵家奧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
比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
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

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
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
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
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
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
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
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
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
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
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

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
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
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
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
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
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
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
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
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
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

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
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
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
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膏臆之見者率
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
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
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址以爲之
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
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迯潛肆邀
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

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
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
統十萬之衆暴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
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
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
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
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
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
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
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

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
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
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
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
是果何知識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
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
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
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

祿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
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
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
而不顧調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
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
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
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
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
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
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

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
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
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
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
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
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
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
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
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
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腫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

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傅馬端肅公

公名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嬉戲每
卧凡兒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景泰二年進士
爲御史巡晉楚有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
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謠語載道成
化元年陞南大理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胡蒲
四反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
四陞左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竭兒滿城
王彪聚衆劫殺敵官軍公悉計剪除又破虜阿樂

出虜加恩蘭八年虜入寇平涼臨鞏追至黑水口
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
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九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
輜重擒斬二百又勦平岷州叛番十二年召入兵
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圖訓
士上禦邊十五事虜退陞左加俸一等十四年建
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誘殺貢夷屬掩已過由是
東夷譁懼爲亂公再往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
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竟疾馳至鎮撫黑鎖忒
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忌公鉞

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
邊鉞懼戎裝遠道除道飾厨供張鮮僭賄託僞從
公獲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公鉞
乘間讒毀直還奏公宴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
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 上遣直及刑
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稱禮聰上報盡如直言
遂下公詔獄公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請戍重
慶已而直敗貶內使南京鉞亦敗下詔獄公得雪
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秀
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

今息之明年陞右都御史督漕蒸江址巡撫未期
陞兵部尚書尋改南京叅贊機務弘治元年入臺
爲左都御史是春上籍田雜劇出狎語公厲色
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公言即位之初不宜輒
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明年改兵部尚
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
請兵公言諭安南真使還占城侵地竟解不用兵
四年內艱起復建州酋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公
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七年議絕土魯番先是

哈密忠順王者爲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去王母
金印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鎖檀阿力亦故弘治
四年鎖檀阿力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言
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
難守必得元遺孽棄封理國事可懾服諸番興復
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
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
金印去遣臣檄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
十餘人入貢丘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公

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
督僉事緜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
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公言此虜既遣使人貢復
虜陝巴金印迨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
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
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
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
密城公曰事急用兵不可已顧方畧何如召肅州
無夷指揮楊翁至京問襲牙蘭策公遂薦許進爲
西巡撫與總兵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

襲牙蘭牙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
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九年廷臣薦公及屠瀟代耿
吏部 上用瀟十一年春 皇太子出閣公上疏
略曰太子國之儲二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
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嘉納十三年虜酋火節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
上 賜宸翰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畧公薦保國
公朱暉等整兵為備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
文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
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尋亦去十四年拜吏

部尚書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上
坐煖閣召入尚論明年天下官朝親卿用心訪察
大彰黜陟得論曰聽得否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
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命中官掖下
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正德元年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肯從不
聽給事中安奎疏乞聽公言不可墮姦計大臣垂
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慙誣公拒
命賴諸大臣力辨事始白公累上二十一疏求致

仕去逆瑾恨公持正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
除名調公子錦衣百戶琇釗州所瑾誅復官琇錦
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公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公
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
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
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
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太保耿文恪公

公名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清惠公
在內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邑被御史劾恨清惠
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
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
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爲
書授之十二年陞右侍郎吏部轉左二十二年進
尚書代尹昇清慎簡平銓法䟽理諸請寄者不便
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忝陵即
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
婚喪諸大禮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

議公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貢獅公
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部
代三原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
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
林檢討克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
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
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公劾十
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公在吏部薦進
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
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

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偉
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談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
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少保許襄毅公

公名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
史巡甘肅山東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
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百口
至京煨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
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
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

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可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弘治元年陞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兩種聞公威名遣其酋哈桶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墩

戰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
餉公一切持法行己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
聰沐不律公發其罪廢爲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
王自是不敢譁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刻
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公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
以寬簡宜民七年冬陞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
速檀阿力及其酋牙蘭劫忠順王據哈密鈞陽薦
公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結赤斤罕東諸
夷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吐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
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

二千餘里壽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
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
時牙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
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侯公曰拊膺從柔遠人
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違者斬
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離吐
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公爲平役調餉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獎
循善格強禦馭下有權人稱神明關隴大治十年
召爲戶部右侍郎會刑部主事鄭岳言事下獄疏

赦岳等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公
往覈田歸民與戶部尚書周經上疏曰此皆小民
恒產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爲十三
年虜入大同塞且犯宣府京師戒嚴公兼憲職提
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總兵王
璽違公節制又敗銳璽得罪公致仕旣歸廷臣論
薦四十八疏泰陵知公時時稱許進可大用又曰
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未及召泰陵崩康
陵即位首召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九
年代劉公爲兵部尚書當是時劉求去屢矣侯公

至曰吾可去矣謂公曰勉爲國家負荷報先帝
時上不親政公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
代焦芳時逆瑾專權公持正不可干撓三年考察
外官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吏公不肯瑾怒百方
欲中傷公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郎再署郎中爲
非制又誣公薦雍太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又
据公在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勾校爲吏乾沒
且籍公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卒後十七年巡撫上公功賢請謚得謚襄毅子讚
贈公少保公子八人詩鄉進士誥歷吏部侍郎南

京戶部尚書博學能文卒謚莊敏贈太子太保
歷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乞致仕 上不喜罷讚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
退人 上嘗稱讚端慎爲貴溪分宜所持在吏部
不得盡行其志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
略好談兵

論曰秉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即上知
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于其位抑庵之遇芳洲忠
肅之遇文達命也盧氏之遇萬文康三原之遇劉
入穆亦命也文毅端肅或尚苞荒乃謂二公太別

白賢不肖功名不及禮部兵部時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襄毅沮於逆瑾當是時焦芳入內閣襄毅去劉宇入吏部宇又入內閣而張綵代宇矣